

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星空美丽的双子星座之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影(今不存))

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就是抗战期间的全国性高校内迁运动。

在当时高校内迁过程中,发生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校合并改组。其中诞生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构成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星空美丽的双子星座,一南一北,交相辉映。

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了《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同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布16696号令,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骨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高校为骨干,成立西安临时大学。”

创办于1909年的中国矿业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特别是与国立西北工学院有着长达8年的时空交集。在此期间,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私立焦作工学院对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

中国矿业大学起源于1909年创办的河南焦作路矿学堂。这是中国创办最早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矿业高等学府,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6所高校办学的先锋,也是晚清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唯一的私立工学院。它的诞生开创了“中国矿业高等教育特别是煤炭高等教育”的先河。1915年6月,学校迁至河南南召县开办,并改名为“福中矿务学校”。1919年,矿务学校首届预科学生毕业后,始办正科,改校名为“福中矿务专门学校”。1920年,学校又由开封迁回焦作办学。1921年,学校改名为“福中矿务大学”。1932年,福中矿务大学改称为“私立焦作工学院”,学院由此亦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私立工学院。

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学校形成了自我成立以来的发展鼎盛期。学校的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著名科学家、时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所属资源委员会秘书长的翁文灏担任学院的常务校长,从校董会兼董事聘任、校务整顿、图书设备及办学经费的充实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矿“泰斗”赵梦麟担任院长重镇,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并由学院聘任了国内一流名师,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矿业高等学府,焦作工学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学校的师资力量进一步充实。这一时期,焦作工学院聚集了一大批高水平教师,其中有地质师教授张伯声、李善斋、张庚康、张敬熙、凌涛等,采矿冶金教授冯敏之、石心德,任毓元、胡伟三、汤子珍、吴毓麟、孙廷杰、卢楚三、洪雅雅等,机械教授邓日通、贺楚庚、何志之等,土木教授李坤英、原素心、王竹廷、再鼎、赵慕中,赵尔伯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东之父丁观海等。其产党支罗敬文、李何林、张苏、程翔升也曾曾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学校办学成效显著。当时的教育视察报告专文对焦作工学院“主要教授对于专攻学科,颇有深造”教学实际,均属认真;各科进展,多能渐进;自治组织健全;各科运动,富有耐学精神;恪守校规,足证训练之有素”,并称其为“海内办理成绩较良之院校之一”。

学校的教育现实体现出该校办学完整系统的大学规模。“以郑东采矿冶金专行”人才”为宗旨,在办学中强调“仿效欧美之规范,适应社会之需要”,行政系统规范、校务筹划有序,基础稳固。教授“广泛教

括了西北联大所肩负的使命。

西北联合大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并于决定即由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统一招收新生。

1938年8月8日,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西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演变成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所大学。

战争的前哨散去后,当初加入西北联大及五所学校的原学校,或继续留在西北大学,或迁出西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大学共同体将高等教育体系植入了西北,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战后的西北开发和建设储备了人才,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至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继院校在高等教育上获得极大成功,做出重大贡献;其一,形成了南郑区、鹿田区、四川三区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实现了“点线大学”向“面”的大的“转折”,形成了“文理兼备、政法忠勇、师资队伍、实业拯救穷、健体明医强军”诗意的概

括了西北联大所肩负的使命。西北联合大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并于决定即由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统一招收新生。1938年8月8日,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西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演变成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所大学。战争的前哨散去后,当初加入西北联大及五所学校的原学校,或继续留在西北大学,或迁出西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大学共同体将高等教育体系植入了西北,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战后的西北开发和建设储备了人才,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至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继院校在高等教育上获得极大成功,做出重大贡献;其一,形成了南郑区、鹿田区、四川三区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实现了“点线大学”向“面”的大的“转折”,形成了“文理兼备、政法忠勇、师资队伍、实业拯救穷、健体明医强军”诗意的概

括了西北联大所肩负的使命。西北联合大学作为一个共同体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1938年7月27日,教育部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并于决定即由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统一招收新生。1938年8月8日,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西北联大所属的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至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演变成分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五所大学。战争的前哨散去后,当初加入西北联大及五所学校的原学校,或继续留在西北大学,或迁出西北开始新的办学历程。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大学共同体将高等教育体系植入了西北,为西北高等教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并战后的西北开发和建设储备了人才,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至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及其后继院校在高等教育上获得极大成功,做出重大贡献;其一,形成了南郑区、鹿田区、四川三区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实现了“点线大学”向“面”的大的“转折”,形成了“文理兼备、政法忠勇、师资队伍、实业拯救穷、健体明医强军”诗意的概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合影(今不存))

1938年夏,按教育部指令,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都必须迁往古城古路碑,与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合组成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年11月,私立焦作工学院师生及眷属146人在院长张清涟带领下,从甘肃天水乘火车经陕南豫西古路碑,并运载图书、仪器和办公用品等约160吨。张清涟在私立焦作工学院并国立西北大学期间,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后任教授兼训导长。

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校址确定在距离古城堡20公里的古路碑村天香斋。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新组建的西北工学院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日1938年11月12日揭牌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开设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航空8个系,当时在校学生有600人,聘请教师85人,其中教授63人,副教授4人。

私立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略略按及其后,则达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迁及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张清波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波、石心德、马毅之、李善斋、任毓元、李余庆、梁奕刚、徐百川、余立、谢光华、唐仰勋、胡季纯、朱鼎、崔宗楷、许维铮等。

私立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略略按及其后,则达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迁及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张清波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波、石心德、马毅之、李善斋、任毓元、李余庆、梁奕刚、徐百川、余立、谢光华、唐仰勋、胡季纯、朱鼎、崔宗楷、许维铮等。私立焦作工学院师生主要安排

在土木工程系和矿冶工程系,并聘请了焦作工学院的任毓元教授担任矿冶工程系主任,矿冶教授都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石油地质组,这也可以视为学校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例。西北工矿冶系为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所独有,毕业生供不应求。师昌绪回忆,他1941年报考西北工学院的考虑之一,就是西北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1945年师昌绪从矿冶系毕业时的四位是采矿、前排的伍位教师中,有四位是采矿教授。

1942年,国立西北工学院班额增加,学生人数也相应增多,进而造成了校舍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院又在古路碑附近的七星寺扩建了学生宿舍、教室、工厂、礼堂和食堂等,专供一年级新生和选修班学生使用。

虽然硬件设施还不够完善,生活条件也不好,但“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工学院的学生们始终没有忘记报效国家的使命,认真钻研,弦歌之声,夜以继日,长年如恒。古路碑、七星寺夜晚自行的灯光犹如繁星闪烁,灯光夜夜不息,形成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动人景观。

中国矿业大学

学生编辑:李雨嘉



(摄自古城碑西工院校舍一角)

距离古城堡10华里的七星寺,是国立西北工学院一年级同学读书所在地。这里学生学的是工科的基本学科,不但范围较广,而且特别认真。先生活心肠的督促,同学们也都是埋头苦干是金科玉律,日间在校内阅读书籍,夜夜灯火常明,百数只蜡烛,火光闪耀,彻夜不息,被誉为“七星灯火”。

材料及冶金专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傅恒志,1946年在私立焦作工学院学习,194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机械系,1950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机械系并留校任教。

傅恒志曾回忆,“在日寇铁蹄下、在地狱火烧中破晓出来的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求学学习非常刻苦,到了忘我工作的地步,老师们也是呕心沥血,生怕给学生教少了。”那时没有电灯,都是蜡烛和煤油灯,由于开夜车和开早车的车灯衔接起来了,所以教室里的灯光长夜不息,所以叫“坝上长夜、七星灯火”,在那穷乡僻壤,成为当地一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学们发愤刻苦学习,当时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学

生连续多年考取公费留学生的名额是全国各个大学最多的。面对困难当头、救亡图存的压力,老志士们义无反顾不知所终的局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校训,教育师生要公正、诚信、勇敢、坚毅,努力学习,以救亡图存,以科学抗战兴国之志。也是在这种思想的培育下,在艰苦条件下,西北工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科技人才。

“坝上长夜、七星灯火”,映照的是西北工学院的师生读书报国、科技报国的伟大精神,它反映了全国人民不当亡国奴、救国兴邦的坚强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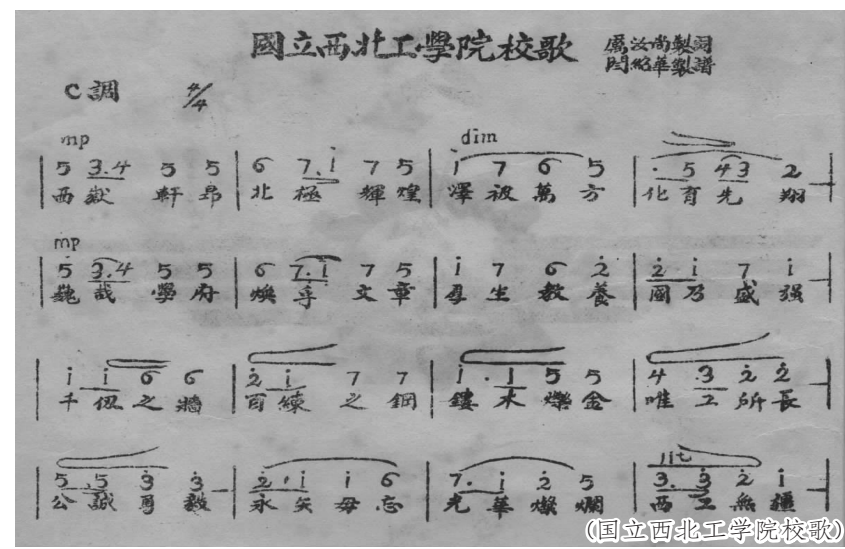
"中国材料之父"师昌绪回忆在西北工学院的学习生活

“中国材料之父”、中国科学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1941年9月,成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学生。

当时,国立西北工学院设有8个系:土木、矿冶、机械、电机、纺织、化工、水利及航空,师生共40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大学。老师们尽管同吃、同住、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但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多。到了二年级,高景德人的电机系电力课程,高景德造的是矿冶系冶金组,有些共同课程(如机械学、材料力学、应用力学)一起上课时才有接触机会。由于两人在学习上名列前茅,1945年毕业后,他们是全校五个“林森奖学金”获得者之一。

自升至二年级后,师昌绪一直是班代表,热心公益事务,三年级又被选为矿冶系学生会主席。师昌绪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叫“金风读书会”,主要从事学术活动。

在西北工学院,师昌绪在治学上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并获得全班第一的高分;通过为大众服务,也学会了如何做人、与人为善、善待百川。



(国立西北工院校歌)

原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魏钧,于1942年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据他回忆,当时矿冶系的师资和设备大都是私立焦作工学院的。一年级有个班另加一个先修班,总共有400人左右,同学们在七星寺学习。二、三、四年级级读法课少些,二年级级是专业基础课,三、四年级是专业课,魏钧所在的专业级分成了采矿组和冶金组,1944年采矿组有人去当兵一年,最后毕业,23人,留级16%,退学很少;冶金组留级后学生14人。

他回忆,二年级开设“普通采矿学”“矿物学”“地质学”“应用力学”“经济学”“矿山测量学”“岩石分析”等;三、四年级开设“选矿学”“采设计”“材料力学”“电工学”“压气学”“矿山经济学”“石油运输”“排水地质学”“岩石学”“石油开采”“经济地质学”“冶金化学”“钢铁冶金”等。

那时,同学们的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能画画、打台球、看电影,希望以此交交朋友丰富生活。1955年,傅恒志考入北京矿业学院,回忆起在校读书的那段时光,老人家格外开心。傅恒志说,自己身世坎坷,原本是一名弃婴,但在养父母亲的呵护与教导下,她成为了时代中激进的青年,她对党充满了感激。“给了我参军的机会,给了我我读书的平台。”(牛瑾 陈惠娟 韩百川)

傅恒志说,自己身世坎坷,原本是一名弃婴,但在养父母亲的呵护与教导下,她成为了时代中激进的青年,她对党充满了感激。“给了我参军的机会,给了我我读书的平台。”(牛瑾 陈惠娟 韩百川)

傅恒志说,自己身世坎坷,原本是一名弃婴,但在养父母亲的呵护与教导下,她成为了时代中激进的青年,她对党充满了感激。“给了我参军的机会,给了我我读书的平台。”(牛瑾 陈惠娟 韩百川)

傅恒志说,自己身世坎坷,原本是一名弃婴,但在养父母亲的呵护与教导下,她成为了时代中激进的青年,她对党充满了感激。“给了我参军的机会,给了我我读书的平台。”(牛瑾 陈惠娟 韩百川)

中国矿业大学

学生编辑:李雨嘉

为了身后的家与国

——我校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人员讲述烽火岁月中的记忆

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矿业大学,有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身后的家与国,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今天,我们走近崔兴荣、孔宪柱、徐春生、牛文刚、张典义、唐植忠、郁然、陆荣举、何家理、孙晋等几位老人身边,听他们讲述70年前烽火岁月的记忆……



崔兴荣:祖国一声唤,男儿去前线

在崔兴荣的家中,有两面鲜艳的小红旗,在解放战争中随部队先后参加了张家口战役、太原战役等诸多战役,开国大典阅兵式上,孔宪柱作为步兵方队的一员走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后经选拔成为了中央警卫团一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孔宪柱报名参加加入志愿军,作为66军197师591团39连的一员开赴前线,跟战友一路进攻到三八线,随军驻扎下来。

谈及那场战役,孔宪柱回忆道:“我们当时用的武器是苏联造的冲锋枪,美军的飞机飞得很低时,我们就用冲锋枪一梭子一梭子地扫射。”孔宪柱至今仍记得,在三八线进行长期拉锯战,气温零下30多度,物资十分珍贵,一包压缩饼干吃一个星期,渴了就吃雪解渴。

孔宪柱生在战斗中负了伤,寒冷天气的影响下,伤势加重,他不得不随伤员部队进行撤退。但撤退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孔宪柱回忆说:“当时是连夜撤退,美军追了一宿,打了四次,期间还有飞机在轰炸。”

在院休养了三个月后,孔宪柱被分配到山西兴县陆军军官学校进行学习,后来参与山西矿业学院建设并在学校工作。“抗美援朝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一份分光荣的事业。”那段保家卫国、奋勇拼搏的峥嵘岁月,孔老一直铭记在心。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孔宪柱:从军而战,保家卫国

孔宪柱生在战斗中负了伤,寒冷天气的影响下,伤势加重,他不得不随伤员部队进行撤退。但撤退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孔宪柱回忆说:“当时是连夜撤退,美军追了一宿,打了四次,期间还有飞机在轰炸。”

在院休养了三个月后,孔宪柱被分配到山西兴县陆军军官学校进行学习,后来参与山西矿业学院建设并在学校工作。“抗美援朝对我来说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一份分光荣的事业。”那段保家卫国、奋勇拼搏的峥嵘岁月,孔老一直铭记在心。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组织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1976年,崔兴荣从部队转业到山西,转至山西矿业学院工作。(李恩 王瑞)



徐春生:保家卫国丹心铸

“如果国家需要,我的子孙必须要上战场保家卫国,没有国家哪来的家。”道出这句话时,88岁的牛文刚老人语气是坚定、斩钉截铁的。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易县老家志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通讯员。那时的他只有16岁,正有着少年的热血与志气,组织一有任务总是争着去完成。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他开心地笑了:“因为工作积极,表现优秀,当时还立了小功。”

牛文刚在西北北